

望溪先生全集

冊八

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

萬物之聚散皆在周官其端緒條理不可以遽通也余中歲始學焉其職或分或聯其事或列或否或詳或略其辭或損或益或先或後參差相抵而精意與事實皆具於空曲交會之中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故其覆之未發者爲多程子有言春秋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必異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而治周官者所當取法也昔朱子以春王正月不可遽通遂絕意於春秋之學及今攷之周人卽以子月爲春義具經文顯然可徵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非熟於本文其端緒條理不可得而見也余晚學周官苦其難熟欲書經文爲六冊日挾其一候公事之隙及服車中時發而誦之恨衰疲不能手書閒與寶應劉生道此會湯君玉聲客劉生所生因以相屬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余爲心開自日中至嚮晦玩而不能釋也湯君以善書著淮南求索者跡交於戶日不暇給今爲余書六七

萬言而不以爲煩又探予之情而速就焉自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倘天假余年得補舊學之缺俾是經未發之覆次第開通而無遺憾則君之就此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

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

余自中歲以後交遊日稀雖當世知名士或不聞其姓字近益衰病自弛親知故舊以文墨相屬十無一二應者雍正六年孟冬寶應劉篁村持一軸一帙過余曰黃君尊古奇士也年今七十矣少學繪畫嘗獨身行萬里徧覽海內山川面勢以發其奇名公卿賢士皆樂與之遊爭爲文與詩以張之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面必勾一言而歸老焉余固辭篁村委而去歲旣晏偶展其軸則高山深林余意中所欲觀之氣象也發其詩平生執友並前輩知余深者凡六七十人與焉余生山水之鄉幼而樂之顧終身栖栖比邑連郡數百里閒衆所熟遊未得一遇目每當舟車奔走遙望林泉中心輒惘惘然又

閱諸君子詩其言笑音容宛然余前而無一存者用此始而欣然既而益愴然也因書以附諸君子之語後黃君名鼎虞山人

書李兩蒼札後

吾友永城李兩蒼年七十有八而好學不衰乾隆二年冬以書來言有孫廷直聰明質仁甫成童徧誦五經而天死念所學莫之能承每發書輒隱愍而中輟焉憶余出刑部獄過所知其人初授館職飭之曰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作而曰吾不能未敢爲違心之議也時人爭傳余行後某立招狎客吹竽擊鼓號呶竟夕以祓除不祥他日以實叩之曰果有是敢匿情乎吾輩於書特陽浮慕之耳若誠好之不祥孰甚焉嗚呼觀廷直之天枉豈得以斯言爲妄哉在昔吾弟椒塗及亡友張樸村之子直方李剛主之子習仁皆然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及觀程邵公誌乃知人之賦生精一者閒值而難久焉又觀邵子所云而知天之生人其精神固不能以數聚焉嗚呼二子

其知之矣豈書能爲之崇哉

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

海寧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于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揭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闡中得曠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尙能舉其詞余時南歸薄遽未得繼見踰歲而公出理北河每見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邪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易爲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也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并記所由以識余之鄙劣而數爲賢者所器重蓋深懼其無以稱焉

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

此乙酉江南鄉試題表第鮑季昭文抑於同考而爲主司所賞刊入鄉墨余未之奇也攜入京師潛虛大山北固皆嘆賞安溪李公以爲天下奇才當勉以著述余歸寓覆視之仍無奇還江南偶以三題課兄子道希因自擬作審察題義取鮑作再三視其首篇詞義俱拔出先輩之外次篇理備法老更無從出其範圍惟三作精神未旺因握筆爲之含意聯詞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中幅竟沿其意惟前後稍展拓耳夫以親戚暱好之文再三審視猶幾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過人之明而一不當意遂棄如遺跡他人善之轉生媚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記此使聞者省焉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that are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continuous block of characters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與德濟齋書

臺灣未開不過島夷一蟻穴耳既開之後沃野千里粟溢泉漳物產豐盈盜賊覬覦故叛亂頻作幸而速平若措注失宜不惟七閩之憂乃濱海九省之劇患也雍正□年督撫請築郡城僕爲駁議視鄂朱二相國

先帝尋改成命特降明諭以覺羣愚乾隆二年大吏復請九卿中無一知有前諭者僕檢示然後相顧愕然公今作督若不能遠慮則終無可望矣蓋郡城一築設有變亂官軍雖入鹿耳門必坐困於賊僕前議所已詳也然計萬世之安非削除鹿耳門之險終無完策往者鄭克爽朱一桂之平

王師皆連踪澎湖之澳以伺風潮風潮時激水高港平衆艘齊入故功成於旬日若賊先設守於澎湖則我師不能暫停況久伺風潮之便哉其餘南北路不過打狗東港淡水鹹水笨港巨舟可入而大洋

中舟無所泊拒守甚易攻入則難若有雄傑多智數者竊據其中擁百萬之衆粟支十年我入則難彼出則易北至登萊天津遼東南至廣東乘風帆皆旬日可到豈獨閩浙江南前此數遭寇掠哉僕問之閩人多云是乃天險巨石互盤下皆鐵沙不可疏鑿此庸人之見耳龍門蜀江上古皆能開通況後世器械益備人功益巧山海關立鐵於海中端溪之石穿泉以取鹿耳雖險石出水面者可火焚而醢解也隱伏之沙俾沒人下鑿深丈有五尺則無不可入之舟矣公試集土人叩以自鹿耳門通安平港焚石鑿沙廣五十丈用人工帑金之數懇切入告先開門左右各二丈以爲式然後次第興作積以歲月何患無成其然則如廣東之瓊州少建城堡分設州縣永永無患否則一旦有故欲如前此候風潮而入不可得也

與陳中丞書

僕常痛自先兄歿尋常言動不復有所畏忌自劉君月三張君彝歎

歿雖有耳不得聞其過忽得手書責以循不肖子道章之妄舉且誦
且懼爲感爲愧欲具列所以則不肖子無以自比於人欲隱而不言
則僕之惡亦有難自任者是以涉月經時而無辭以對也雖然執事
乃不肖子所宗師而僕之畏友也敢匿情乎往年八月僕遘熱疾而
醫者以爲寒藥物誤投幾死者數矣至仲冬望後稍蘇聞道章闡墨
見之始大駭詰其故曰此謬廷先生所刻同門卷也先生削定首篇
章謂與後二篇不類請存其真而以先生所定爲改墨先生從之章
未嘗自刻也問其出幾時則已徧流於朋齒矣是子也愚而自用卑
幼而自尊其顯過則不聽於師而隱慝則不告於父一舉而四惡備
焉此僕所以隱痛而不忍言也然僕未前見其文則有不待辨而明
者其首篇多誹語惡調其誤用經書者四焉使僕見之肯衆播其謬
醜乎今經書誤用者已屬謬廷先生改刻其明徵也抑更有恨者士
競文術而忘行義其邪惡藏於肺腑欲洒而濯之師不能得之徒父

不能得之子不肖子聞經書之誤用則目熒而色沮而失禮於師取
憎於父則未見其內慙而食不下也往者京師士友知僕時危疾頗
有私責章者章聞之蔑如及見執事教督之言始知以冥行上累其
父乃稍有懼心焉使過此以往終不能悛則不惟執事宜揮之門牆
僕亦將舉古放逐之禮庶其困而悔乎執事徐察其他行而時以告
僕則爲賜大矣濟甯分手後曾屬楊君致周官集注邇年時復改易
將更寫並所箸喪服或問及辨正周官戴記詩書子史爲劉歆所僞
亂者十餘篇相質然非得信使慮有浮沈未敢輕付言不盡意勞積
何如

答翁止園書

往歲聞流言已達於山右甚恨之致書梁君以釋其疑而杜謗者之
口不以告者以吾兄之清介而鄉人每反其事以相謗傷不言其故
則無爲通書直言之又恐爭辨滋彰如泥中之鬪獸今年得兄子希

及兒章家書復告梁君敘貼諸經亦非吾兄不可屬卽以鄙意相聞
又附書家郵中以報豈俱未達邪前後來示僕再三推究竟不識指
意所屬鄙意止就崑山刻本存其可者而不雜以注疏大全俾購者
易得而用功亦有節次始事時已詳言之矣至編纂則通論大體者
別爲一編或弁於前或附於後章解句釋各列本文下此一定之法
吾兄所編易解既有成式矣所謂詳閱者欲吾兄於僕所採芟其支
蔓於己所增明注其旁又已詳言而屢屬之矣不知吾兄所謂立一
主宰設諸條例者更有何等義法是以難於置對耳僕嘗欲每經匯
漢唐至元明義疏爲一書其通論大體最要者爲綱領其次爲總論
章解句釋者則分八類首正義次辨正次通論次考定次考證次餘
論次存疑次存異存異則加辨斥焉但專錄崑山刻本除去所載注
疏大全則所謂綱領者絕無而正義亦罕有吾兄幸酌度若正義尙
多則總論別編不必標綱領敘列入類於章句每條之下不復以時

代爲次亦可使覽者開卷了然自今先編春秋次尙書望切究之不宜

答劉月三書

連得手示皆慮不孝子以哀致疾此不孝子平日飾行隱情以致久故如兄猶未察其薄戾冥頑之實也傳曰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先王制禮哭泣辟踊所以達哀愠而安心下氣於養生之道非有所違不孝子所內自恨而不容於心者少壯無良重微利而輕色養計數生平在二親之側日月甚稀繼又自作不典使衰疾之母北來就養未獲數歲之安而永棄其孤不孝子心絕志摧宜十百於恆人而自忖乃不及十一此心頑然與禽獸無別故不敢匿情於執友之前望語二三君子使知不孝子不得復置於人數中其辜殃不可少減此義惟吾兄必灼見其然是以敢私布之

答梁裕厚書

聞足下南行專爲排纂宋元經解不獨信義著於朋齒且使七百年
先儒苦心耿著於世而有功於先聖之遺經非足下志力遠過衆人
豈易成此來示欲並刻僕所刪取五經大全足覘所志闕遠但大全
行世近四百年家有其書且崑山刻本中所刪取有不能遠過大全
中所芟薙者矣並刻之恐轉生學者之疑果能不惜工費僕有批點
補注史記刪定補注管荀二子半大全之費便可刻三書其行世尤
速將期月而徧布於海內可使學者因文以嚮道益信經解之刪爲
不謬而爭先欲覩也止園編次易說尙未郵致鍾勵暇從其父於江
西適有書至尙未見足下手札僕復書期以事畢卽過江甯又聞中
雷孝廉名鉉頗好古近官國學聞此舉自矢明春不得於禮部將告
歸共成之其學識亞於止園而微勝勵暇若有意相招幸示復便與
要言此事非得二三人不能速成僕始意總標全節而序列各解於
後蓋恐細分則有僅存經文而無解說者旣思小象傳無解者甚多

且此書本以補注疏大全所未備止列經文亦可使學者知羣言放
紛皆黃茅白葦多駢旁枝而一無所取也不如壹仍注疏編次大全
所分節段以便學者已作札告止園未審足下所見若何惟切究之
與梁裕厚書

發憤以十月朔閱崑山刻宋元經解刪本而事殷日短涉月三日始
畢周易第一冊更清寫并原本寄覽望校勘無訛仍寄示俟卒業再
議發刻此書成然後以僕所刪大全益以所擇注疏及折衷內羣儒
語及是編切要者別爲一書則此經之義訓粗匯矣止園用古易編
次其說雖本朱子但孔子始作十翼時文王彖辭周公爻辭本各爲
一編安敢以己所作與先聖並列後世旣以程朱及羣儒語注彖辭
爻辭下則以孔子之傳近附彖爻俾先聖相承相變之義後儒引伸
辨難之辭開卷了然未嘗非治經之法況自注疏大全流布海內學
者日習而心安之久矣今必分之使覽者旣畢爻辭而後別觀孔傳

則前說遺忘義意無由浹洽欲尋其相承相變引伸辨難之意緒則方觀於此而又檢於彼反耗精而費日凡此皆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者也止園精神血氣日衰仲秋抱疾至今未全愈大懼薄祜未能久留於世以觀是書之成也恩恩不盡欲言

未全愈大醫張君未加久留休世以事畢者之好成國不盡於育
爲之體要而時有長甘香出上國計其日其時煉研熟至令
大醫公出師又於公處見其藥而實曰只此藥也吳來谷非以映公
眼而爲此志必難意無由知公爲尋其味承其終後新與議之意猶俱